

天柱青年文学丛书

少女的梦

鲁书潮



安徽文艺出版社

7.7
0

责任编辑：王谦元

封面设计：韦君琳

少女的梦

鲁书潮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30,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800

统一书号：10378·96 定价：1.05元

序

李準

我不大为人写序，也不请人写序，这大概是我的一种怪脾气。这些天，因为机关里一些人事安排问题，生了些闲气，一个人呆呆坐在屋子里，不自觉地叹了两口气。妻子没有文化，但她能极为敏感地感觉到我的感情变化，她无法也无力劝慰我，也只悄悄叹口气。倒是小儿子多一点心计，他虽然也是个没嘴葫芦，拙于言词，但我们在眼神中还是能够互相交流、理解感情的。他不声不响地用一块小字条写了一行字放在我的桌上，又悄悄地走了出去。我看了看那字条写的一行字：“形刻意求高。——庄子。”

这些老庄哲学果然有他的妙用。我顿时好象受到启示而把一些不愉快的情绪，通过最后一声叹息消释了。同时，我还产生了另一种感觉，青年人是可爱的，读点书的青年人更可爱。这也是我读鲁书潮同志小说后的印象，也是我要写这篇序言的原因。

这些年青年作家成长得很快，这是我们五十年代一批作家所羡慕的。从鲁书潮同志在1979年的短篇小说《告别昨天》到1983年的《花影》、《深夜和梅花》，以至于到84年发表的《小站除夕》等篇，这种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可

以说好象在夏天夜里，蹲在玉米地旁边，听到玉米“叭叭”拔节成长的声音。这也是令人喜悦的。一个青年人，他睁开了两只智慧的眼睛，能够静观万物的大自然，做大自然的介绍人，他能够寻觅出人身上的美，而把它变成形象，这确是和他的刻苦努力分不开的。

我不是说鲁书潮同志的小说已经写得尽善尽美了，但他已经初步具有他自己的审美观点和表达能力。从这十几篇小说中，给我最鲜明的感受有两点，其一就是“蕴藉”。蕴藉在我国文学传统中，是一种比较含蓄隽永，音容娴雅的格调，看起来平徐自然，但写起来能达到自然飘逸却十分不容易。中国的古典文学中，这种例子太多了，它几乎成为东方艺术中一个卓绝的特点。陶宏景是个山林隐士，皇帝下诏书让他做官，他不愿意出任。他回了皇帝一首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可持赠君。”这一封绝妙的回信，既道出了他的志向，又表白了他委婉的态度，可以说是够“含蓄”和“蕴藉”了。鲁书潮的小说在写景方面，是很清新自然的，而且有蕴藉的味道。根据我的经验，写景状物和对人物外貌的描写，都是比较困难的，作家们在描写自然景物时，总是写得最慢，而且修改遍数最多。当然，我不是说那些陈词滥调。什么“蔚蓝的天空”“东方鱼肚色”或者“浓眉大眼”之类的词汇。小说是要写得美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特发现。苏轼的“卜算子”有“缺月挂镜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飘渺孤鸿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单是这几十个字，虽在大热暑天，读后令人直打寒颤。鲁书潮在“花

影”中有几句描写：“苦丁树的投影很美，象精心设计的剪纸、窗花，浮饰在院内青石板上，人走上去真有点担心踩碎，碰坏了它。”还有象：“文子根据笛声的高低，便可知道（他丈夫）那天的收入多少。”另外像在《深夜和梅花》中，描写一个少女银子的母亲死了，父亲很快地唐颓下来，使银子很快地感到这个家不是少了一个人，而是少了“一个半人。”

象这样细腻而又独到的描写，几乎在每一篇中都能找到几处，使这些文字闪发出一种温馨、明亮的美来。

这本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人物大多数都很美，象《花影》中的少妇父子。《小站除夕》中的青年铁路工人陈征，《深夜和梅花》中的银子母女，《初雪》中的俩小孩凤子和小河等等。这些形象都能给人留下一种亲切的印象。在这些形象中，比较成功是那些小乡镇或江南水乡的那些少女和少妇形象。她们纯洁，善良，委婉娴雅而又具有意志力。有的象一泓清澈的秋水，有的象婀娜多姿的三春杨柳，使人读后产生一种美感，同时会使人感到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可爱的摇篮。其他象一些男孩子男青年也写得淳朴、坚实。象《小站除夕》中青年工人陈征，当他接到新婚妻子的信后，“他用一种与他高大的身材，粗犷的男子汉气质不相称的柔情将信折好，放在口袋里。”我以为象这些细节的描写，都是很准确、传神的。鲁书潮同志笔下也有些冷峻突兀的人物，象《姑娘的梦》这篇小说中的谷坚。但这些人物的没有那些“无语的花朵”式的女性写得那么自然，这可能和一个人的气质有

关。

我一贯主张我们的小说要写得美一些。因为小说是精神粮食，小说家是“灵魂工程师”。小说除了给人以教育和认识作用外，还要给人以审美的享受。不管描写人物，描绘自然景色，都要想到它的潜移默化和陶冶性情的作用。文学应该给人以美的洗礼，使人摆脱低级趣味而成为一个“纯粹的人。”

对于鲁书潮同志的小说，本来我还想提出一些缺点，比如，有时写得太浓纤，缺乏浩瀚苍茫的气魄。但我仔细想了想，这未必就是他的缺点。比如我自己的小说风格，喜欢浑朴、自然、悲壮苍凉的风格，追求一种重、拙、大之类。但读者对审美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春兰秋菊，各为一时之秀，不必强求一律。就象《浮生六记》这本书，我每次拿起来，也还总是爱不释手。何况现在青年作家们，总是把生活中带着露珠和新鲜泥土的东西，放在稿纸上。应该由他们去闯。

鲁书潮是个青年作者，他才二十五岁，生活，阅历，意志和感情锻炼，会不断充实他的艺术生命。其中最重要的是：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执着追求一种艺术风格，废寝忘食的读书和思考，首先立人正品，毫勿姿气媚态，使自己真正能够达到“玉树临风”的境界。

1985.2.5.北京

目 录

序 李 準

告别昨天 (1)

少女的梦 (12)

往事 (30)

小小庭院 (48)

在寒夜 (62)

小站除夕 (66)

召唤 (71)

紫径 (84)

昨夜 (99)

花影 (109)

深夜和梅花 (121)

彩虹 (139)

初雪 (150)

你会打侧手翻吗 (162)

你到底要什么 (178)

迷乱的旋律 (191)

告 别 昨 天

一阵汽车喇叭声，使我从睡梦中醒来。我用手揉了揉沉重的眼皮，这才看清了，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穿好衣服，走到窗前，打开了窗子。一道耀眼的阳光扑进房来，外面嫩绿的树叶在闪闪发亮，鸟儿成群结队地忙着什么，吱吱喳喳。昨天就象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似的被打发走了。昨天夜里我和父母吵架了，他们打算给我说一门亲事，对方是谁，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怪不得我的头一清早就这样沉重，心里充满了灰色的念头。妈妈说：

“二十多岁的人了，也应该考虑这些事啦。”爸爸说：“傻孩子，你看人家条件多好。唉，啧啧。”他说的这个人是爸爸上司的儿子。他用发抖的嗓音大声地嚷着我的名子。可一提起那个上司的儿子，他的脸却堆满了微笑。我敢断定，当他们在他们面前谈起我这个女儿时，那口气，准象是在推销一件商品。真的，真烦透了人。

我一边想着，一边对着窗外长长地吐了口气，想把心里的郁闷也吐出去。可是外面又是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又是尘土飞扬。我只得拉上窗帘，走到镜子前面：眼前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难道我长得比谁要好看一些么？脸色

苍白，两只大眼睛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我向镜中的少女皱了皱眉头，她也向我皱了皱眉头，真有意思。我轻轻地笑了。

爸爸要去上班了，接他的汽车司机在按喇叭催他。我爸爸是电子局的局长。这当儿他威严地咳了一声，吩咐妈妈：“我走了，哼，哼。”随后迈着优雅的步伐走了，楼梯上响起了他那沉重迟缓的脚步声。是啊，他比从前更有架子了：谢顶，大腹便便，开口总是啊啊不绝。他常说我不懂事。奇怪，幸亏我不懂这种事，才没有染上那种庸俗的市侩气。我是一个年青人。我庆幸我还有那么一点理想和青春的活力。过去几年，残酷而混乱的所谓斗争，曾使我心里充满着虚无的念头。可是年青人的火性又促使我向往着热烈的生活，追求着一种连我也不清楚梦想。可是我的爸爸妈妈们似乎硬要把我纳入他们的轨道。在家是这样，出门呢，也有那种人，他们一见到你就盯个没完。难道我的生活就应当这样度过么？

我离开镜子，来到桌前。桌上放着我小时的照片：那时我才两岁，在一个男子的怀抱中。这男子就是我的亲爸爸。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他就被打成了右派，被搞到一个农场去了。从此，我就失去了父亲。后来妈妈改嫁了，就嫁给了我现在的爸爸。对于我的亲爸爸，我只有遥远的但又是甜丝丝的回忆，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红线把我和爸爸的心紧紧地系在一起。多奇怪呵！

妈妈也要去上班了，她迈着谨慎的小碎步，慢慢地向外挪去，又长长地叹一口气。是啊，经历了一连串的波折，

她那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神经，就象是一只漂泊在大海上的破船，再也经不起生活的风浪了。我也捧起《纺织工艺学》读了起来。

忽然，妈妈又回来了，后边还跟着个人。妈妈神色不安地将那人引进里屋，俩人神秘地交谈起来。虽然里屋的门是关着的，可是谈话声还是不断地飘进我的耳朵。

“刚才你是说苏华回来了？”这是妈的声音。

“已经回来了，他的冤案平反了，恢复原有级别，重新安排工作了。”这是那来客的声音。

“唉，这可怎么办呀，你说，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反正苏华又不在这儿工作，要调走的，你怕什么。”

“不是这个，是孩子，是小玉这孩子，唉。”

“算了，你们就别见面了。算了，这能怪谁呢？当初……”

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我的父亲回来了。我一边使劲地镇定自己，可是手中那本《纺织工艺学》早已被揉得不成样子了。我屏息静听，那男人一个劲地劝着什么。最后他说：“苏华的地址是……红旗旅社三楼一号。”他开了里屋的门，就如同他的突然到来一样，又突然地走了。留下妈一个人在那里。一会儿，妈妈走了出来，好象老了许多，颤巍巍的。我连忙迎上前去，扶住了妈妈。她说：“你都知道了？”我点点头。她又说：“你怨我么？”我没有说话，她也不说话了。怨谁？静静的房子里只有我和妈妈的喘气声，伴随着滴嗒滴嗒的钟声。

“同志，请问到红旗旅社怎么走？”

“往东走，老同志，往东走就是。”“谢谢，谢谢。”

车站的大镜子里走进一个人来；斑白的头发，一身发旧的工装，手里拎着柳条箱，身体可还是结结实实的。这就是我。我穿过长长的走廊，这里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到了广场，再往前就是宽阔的柏油马路。路旁是粗大的梧桐树，两边的树枝有的都长到一起去了，这不是传说中的连理枝么？阳光下，人人都好象有什么喜事似的，个个兴致勃勃。瞧那些年青人，多神气。生活啊！

远处是正在兴起的高大建筑群，透过树丛可以看见白色的楼房和绿色的草坪。这一切我去农场前可没见过啊。看，这树多大呵！记得么？那年我们曾在这儿植树。记得！可是现在都长得这么高大了。壮实的躯干伸向蓝天。哎呀！这树荫下还有一对相偎的恋人呢。这一切多熟悉呵，每个人都象是老熟人，都象是老相识，可又那么陌生。我闻着这儿的气味，真想哭一场，真想找个什么人好好地聊一聊，把我憋了几十年的话一下子说出来……我一边无目的的走着，一边新奇地打量着这儿的一切。眼前一位慈祥的老婆婆，领着一个脸蛋红红的小孩。我痴痴地望着她，差点把小孩碰倒了。那老婆婆从眼镜里瞪了我一眼，一边唠唠叨叨地责备我，一边牵着孩子走了。可那小孩还扭过头来冲着我笑呢，多亲切。我立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老人和小孩渐渐远去，象个傻子。多幸福呵，一股柔情涌上我的心头。要是在二十二年前，我也不顾人民死活，闭着眼睛做

一个光溜溜的人，或是对领导歌功颂德一番，现在我也是
一个幸福家庭的主人了。可是我没有象他们那样做，于是
我就失去了我的幸福。是呵，难道因为这葬送了我的前
程，我就缄口不言么？就是让我死也不能呵。为了生我养
我的人民，我就得这样，要有骨气。瞧，那小孩多象我
的小玉呵！我走的时候，她才两岁，小手小脚的，一双
会笑会说话的眼睛，她还不懂事呢。现在她会变成什么样
呢？和我一样么？我相信她一定具有象我一样的品质，就
象许多年轻热情的姑娘一样：银铃般的笑声，明丽动人
的面庞，爽朗活泼的性格。我感到我的眼眶湿润了。也许
是我老了吧，听说老人总是易动感情的。我使劲地拎了拎
手中的柳条箱，向着红旗旅社走去。到那儿落个脚，又得
远走了；到远远的地方去，搞建设去。想到这，我浑身又
是力气。我感到我年轻多了。

城市的尽头是如火的夕阳，整个天际被染得绯红，大
自然给镀上了一层鲜艳的金红色。我怀着非常喜悦的心
情，向旅社走去。夕阳映在我的身上，把我的影子长长地
拖在地上，一切都有趣极了。

“老同志，您的电话，请接吧。”服务员把电话递给
了一个双鬓斑白，身穿旧工装的中年人。那人略现惊讶：

“我的？”他接过电话，屏息静听。话筒里传出一个干巴
巴的，断断续续的女声。随着话筒里的声音，他的手抖得
越来越厉害。那断断续续的声音好象在劝着什么。他的脸
色发白。正好这天电话室里挤满了人，烟雾腾腾的，大伙

儿都扭过头来望着这打电话的人。电话里“啪”的一声，对方挂断了。可他还握着话筒，象个傻子一样愣在那里。他好不容易把话筒放在电话机上，双手撑着桌子，双目紧闭，然后象喝醉了酒似地向外踉跄走去。电话室里的人们交换了一下惊疑的眼色：这人怎么回事？奇怪，他也许喝多了吧？人们摇摇头。

他没有回旅社，却摇摇晃晃地向远处的夕阳下的树丛走去，那儿尽是些年轻情侣，他去干什么？人们耸耸肩。

红旗旅社在夜里显得很好看。高高的楼房象是融化在墨蓝色的夜雾中，浅蓝色的路灯和天上的星星相映，来往的汽车的灯光一晃而过，给整个高耸的旅社大楼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旅社大门上的那兰盏玉花吊灯散发着柔和的灯光。我走在路上，晚风吹动着我的头发。我一边拢着头发，一边轻盈地跳上台阶，转动着的玻璃大门在各色灯光下映出了我：象只轻快的小鸟。可是我的心情却很沉重。下午，妈妈瞒着我，给爸爸打了电话，说什么叫他不要和我们见面，不要来干扰这平静的生活。因为他已经被排斥于我们的生活之外了。她还向我唠唠叨叨地解释了半天，说：“他是一个右派呵，虽然平反了，可是他又能解决你什么问题呢？还有，你爸爸也一定会不高兴的，他不高兴就……”说到这儿，她的脸上充满惊恐的表情。真可怜。奇怪，她越唠叨，我倒越想见他——我那不相识的爸爸。他现在一定很伤心。于是，我不管妈妈愿意不愿意，

自己一口气跑到这儿来了。

我一边上楼，一边打量着行人，想象着我爸爸的音容笑貌。我来到三楼值班室，里边坐着个年青人在值班。我问他：“三楼一号房间的客人在么？”他摇摇头：“这位旅客早就出去了，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还殷勤地问我现在是不是有事，当然有了。我等了一会，每当楼梯口一响起脚步声，我的神经就紧张起来。很晚了，爸爸还没有回来，我就信步下楼，到旅社前面的广场去，让心上的弦松一下。

广场上人很多，大都是些青年人，许多人都在漫步。可是我却在等待，等待着我的父亲。一种本能的感觉告诉我，他会来到我的面前的。我漫无目的地行走着。这里花很多，很香，真是沁人肺腑。我一边嗅着花香，一边等待，伫立在夜色之中。

这姑娘真奇怪，在等谁呢？瞧她那魂不守舍的样子。人们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这位穿浅色上衣的姑娘。她在等谁呢？约会么？她倒是很美呵，象朵芍药花。

我等待着，忽然有一个个子高高的，脸色沉郁的中年人向我走过来。为什么这样眼熟，就好象在那儿见过似的。他看着我，我看着他，象个傻子。他好象要说什么，我好象也要说什么，可都没有说出来。他是谁呢？……呵，这夜色多么令人迷惘，这沉郁不语的花又是多么使人神往呵……

三楼值班室里的青年人看到这样一幕情景：一个中年人挽着一个姑娘走进了一号房间，就象是分别多年而又重新相见的亲人一样。他们在笑着，可是他们的脸上分明挂着晶莹的泪水呵。这年青人耸耸肩：奇怪。

房间很宽敞，布置很大方利落，灯光柔和。苏华和小玉坐在床边。苏华老泪纵横，他竭力想透过泪水看清自己的女儿。小玉也想从泪眼中看清爸爸。可是他们都发现自己是徒劳的。先让泪水流个痛快吧。好一会，小玉才低声说：“爸爸……”苏华也说：“小玉……”又都默不做声了。语言在此时又有什么作用呢！苏华凝视着小玉的明丽动人的脸庞，心里说不上一股什么味道，甜酸苦辣。小玉仰起脸来，说：“爸爸，你负伤了么？”苏华摇摇头：“为什么谈这个呢，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他咽哽难言：“你妈妈身体好么？”

“很好，嗯。”

“生活得怎么样，好么？”

“……不知道，爸爸。”小玉困惑地摇摇头。

“是我连累了你们，是我呵。”苏华脸上充满着内疚的神色，“作为父亲，我……”

“不，爸爸，别这样说，我不是很好么？”小玉说：

“爸爸，您这次来就不走了吧？留下吧。”

“留下？不行呵，组织调动，要走呵。”

“爸爸，”小玉望着爸爸那饱经风霜的坚毅的面孔说：“您为什么还要走呢？难道这么多年的苦你还没有受

够么？爸爸，听我的，留下来，安心养老，度个好晚年，行么？”

“为什么说受苦了，小玉，这也是一种生活嘛。至于养老度晚年，还不到时间呵。现在我得去工作，等到建设好了，那时才有养老的资格呢。现在只有工作，工作。一工作，什么个人的苦恼啦，不幸啦，就会忘掉啦。不是吗，小玉。”

“难道仅仅是为了忘却苦恼和不幸么？”

“你呀，小玉。你想想，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没人去建设，没有人去管理，这怎么能行呢？要知道，个人的痛苦和祖国的伟大事业相比起来，那可真是微不足道的。”苏华抚摸着小玉的头，“有句老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得真好。如果我们都坐着养老，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

“嗯，爸爸。那就带我一起去吧。在这儿，我有时简直不知道如何生活才好。烦闷呵，有人硬是要我们重走他们的路，——那是一条光彩的路么？有时，我真想象只鸟儿似的远远地飞走，远远地离开这儿，去寻找我所渴望的生活。”小玉说着，眼里流露出恍惚的神色：“帮我换一个地方吧，爸爸。”

“换一个地方？小玉，哪儿也不是世外桃源呵。生活嘛，总是有灰色的、红色的，当然也有黑色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要从那些灰色的黑色的帷幕里跳出来。高尔基的书你读过么？他一生中为什么那样痛恨小市民，这你想过么？”

“想过。”小玉点点头。

“这就好，要想呵，孩子。”爸爸若有所思地望着小玉，轻轻地轻轻地说：“一定要有志气，要有骨气。有爱也有恨，任何时候都坚持真理，记得生你养你的人民。这样，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不会茫然的，就不会迷路了，真的，小玉，听我的。”

“嗯。”小玉懂事地伏在爸爸怀里，抬头凝视着苏华。她未曾料到，一个被关押这么多年的人，还有一颗火热的、跳动着的心。她那原来挂满泪水的脸上，现在又露出了笑容。她娇嗔地靠着爸爸，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福，驱走了她脸上忧郁的神情，青春的光辉又闪耀在她的脸上。苏华也凝视着小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后来，夜深了，他俩来到广场上。呵，夜色美极了，天上是繁星点点，眼前是花香袭人，小玉紧紧地偎在爸爸的身旁……

我领着我的女儿，在广场上走着。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好象得到一件无价之宝、一个幸福。我忍不住地打量着她：她很美，长得象谁呢？也许象……她还很年轻，生活的大门才微微敞开。也许，她今后会碰到许多障碍。可是，我们年青的时候不就是自己闯出来的么？她身上的青春感染着我，我也仿佛年青了许多……

我紧紧地依偎着我的父亲，感到温暖和力量。这是我的父亲，我的爸爸，谁也别想再把他的身边夺走。我抬头望着他：外表很苍老，可是内心却充满了青春的活